

□小小说

年货记

东方亦鸣

刚进入腊月没几天,父亲就火急火燎地操办起年货来。

母亲说:“过年还早得很,不能再缓缓吗?”

父亲说:“一年忙到头,盼的不就是个热闹年,别的事能等,办年货不能等!”

这几年家里年货都是父亲一手办,母亲反倒成了甩手掌柜。早早地父亲去集上买回上百斤勒条肉,买回几条十几斤重的混子鱼,牛肉、猪蹄子、羊蹄子等再买上数量不等的一大堆,年货基本上就办得差不多了。父亲赶集骑一辆三轮电瓶车,不急不忙地一买能买好多天。他心里记得清,眼上瞅得准,手里买得齐,要数量有数量,要质量有质量,一样也不会漏掉。

父亲只负责把这些东西买回家,剩下的就交给母亲了。该腌的肉和鱼早早地腌上,隔上几天再一挂一挂地晾晒出来。父亲成天院里院外转悠,望着挂在房檐下的一排油亮亮的腊货,一颗心就渐渐安妥下来。

往年父亲买年货全由着自个儿,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想怎么买就怎么买,

母亲从不过问。今年母亲却插了句话,说:“今年少买些肉和鱼,香肠多灌几根没事。”

父亲问:“咋了?”

母亲说:“两个儿子都高血压,咸的吃多了对血压不好。”

母亲说的是事实。另外,妻子、弟媳以及几个孩子都不太爱吃腊肉腊鱼,往年腌的腊货能一直吃到秋天。

不料父亲听着有些不说,说:“照你这么说,高血压都是吃腊肉腊鱼吃出来的?”

这几年父亲得了头晕病,东瞧瞧不好,西瞧瞧不好,体力活干不了,成天守在家里烧三顿饭。母亲是个闲不住的人,一年到头骑着电瓶车到处找杂活干,挣的钱足够他俩日常花销的。父亲是错以为母亲嫌他只能花钱不能挣钱了。

母亲也赌气地说:“我看你现在是一点好坏话都分不清,明个儿你就去买,把一条街都买回来行了吧!”

第二天一早,父亲骑上三轮车去集上买肉买鱼,半晌午赶回家,车厢里一样东西也没买到。

母亲问:“你买的肉跟鱼呢?”

父亲说:“集上卖的勒条肉太贵,明个儿我赶双集去买。集上卖的混子鱼都是饲料养出来的,明个儿我去焦岗湖买纯野生的。”

母亲说:“勒条肉贵些又能贵多少?混子鱼家养的野生的身上还能写着字?一趟一趟跑,你不嫌费事?”

父亲说:“一趟一趟我去跑,又不让你去跑,你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

其实,父亲是个喜欢赶集的人。别说是腊月里办年货了,就是平常日子只要不刮风下雨,他也差不多每天都赶集。老家附近有两个集市,按单数双数日子轮流着逢集。父亲闲着没事,今个儿赶这个集买两袋盐,明个儿赶那个集买两把葱,一年到头哪个集都不落下。

又一天,父亲一大早赶双集,半晌午买回几十斤勒条肉。

又一天,父亲一大早去焦岗湖,半晌午买回几条活蹦乱跳的混子鱼。

肉和鱼从电瓶车上拎下来,母亲拿着菜刀坐院子里收拾,父亲抱着茶杯边上上看。

父亲指着勒条肉对母亲说:“你看这肉多板正,人家刚杀的猪,我买的头一份。”

母亲说:“这肉是好,亏得你去得早!”

父亲又指着混子鱼对母亲说:“你看这鱼多鲜活,人家刚从塘里打上来的,我挑的都是最大的。”

母亲说:“腌腊鱼就得买大的,亏得你赶得巧。”

父亲很惬意地喝着茶,一脸的满足和喜悦,丝毫没觉察出母亲其实是有意顺着他。

父亲又说:“明个儿我再去灌几斤香肠,孙子孙女都喜欢吃。”

母亲说:“几斤哪够,少说得二三十斤,咸的甜的都要灌一些。”

父亲忙说:“对对对,这个我倒没想到,亏得你提醒我。”

母亲又说:“还有牛肉、羊肉,各种香料都要买,还有门对子、大红灯笼、蜡烛,你都一笔一笔记好,不要漏掉了。”

父亲说:“你放心,年年办年货,这些早就烂在我肚里了。再说过年不还早着吗,我一样一样买,漏不掉!”

□组 诗

元旦,我和故乡有个约定

丁 宇

元旦抒怀 岁末年初的田埂 被时间车轮碾压搁浅 劳作归家的父亲 打了个盹儿 那拔节生长的梦想 被瑞雪覆盖搁浅 阳光滋养的土地 悄然进入冬眠 庭院里忙碌的母亲 搁下了魂牵梦绕的思念 望向远方的目光 不禁打个寒战 踏入新年里程 往昔酸甜苦辣之事搁浅 元旦爆竹的回声 让眉头悄然舒展 聆听元旦的钟声 站在梦想边缘 聆听新年婉约旋律 踩着生命节奏 敲响季节轮回的钟声 立于褪色冬日 听爆竹声声成音符 流淌为天籁之音 响彻岁末年初送祝福	身处古朴村庄 听元旦佳节喜讯 谱就新的开始 绽放辞旧迎新的妙句 身处遥远他乡 听万象更新的故乡音 迈出新时代步伐 唱出铿锵有力的歌谣 那条回家的路 晨曦里一束阳光 点燃热情村庄 似奔腾小溪 传递对美好明天的向往 山岗上一缕微风 吹绿冰雪草地 如温暖抚摸 播撒青翠欲滴的音符 小河中一丝涟漪 唤醒冬眠鱼儿 像虔诚抚慰 荡漾喜上眉梢的笑脸 夜空下一盏明灯 照亮每条回家路 若升腾炊烟 洗净风里里程的疲惫
--	--

□诗 歌

默 然	边家强
远山瘦了。山脊如同刀锋 背柴的人,也背着残阳。在画里行走	一滴一滴的泉水,从山岩的缝隙渗出 一如昨夜,你的笔尖挤出的文字 你默然捻亮尘封多年的油灯 反刍那段绝版的剧情
你没有回首,也没有停留 枯草频频挥手,鸟翼擦过额头 银杏从悬崖伸出,你吝嗒眼眸的余光	留守的鸟,在山崖、在丛林、在河畔 反复吟诵被山风打磨的诗句 飘雪是滚烫的泪滴。万籁俱寂 越过村前的小河,炊烟在你眼前升起

□散 文

把腊味挂成一幅画

钱续坤

每年立冬之后的双休日,只要是天气晴好,我一般都会赶回百里之外的乡下,主要原因是探望年岁已高的母亲,顺带干点力所能及的农活。当然,感到最为兴奋的,就是与母亲一道晾晒那色泽光润的腊味。

我们是个大家庭,弟兄仨人虽然工作在不同的地方,可从小就在农村长大的孩子,谁不嗜好那一口令人垂涎欲滴的腊味呢!加上现在的生活条件不再拮据了,母亲腌制起腊味来也不像早年那样抠抠索索,腊鸡、腊鸭、腊鹅、腊鱼、腊肉以及灌制的香肠,那真是应有尽有,并且数量可观。只要看到我们乃至孙辈狼吞虎咽的样子,母亲便感到十分知足,她总是笑答可掬地说道:“管吃!吃好!吃饱!”

腊味的腌制是个技术活,可这难不倒母亲,毕竟积累了大半辈子的经验,她自有“独门秘笈”;不过晾晒也马虎不得,如果遇上较长时间的雨雪天气,那腊味的口感必将大打折扣,所以母亲在立冬之后腌制腊味时,十分注重天气预报。那时不像现在通过手机即可知道未来十五天的天气情况,唯一的渠道就是每天晚上守在黑白电视机前,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之后的《天气预报》。如果是连续一段时间的晴好天气,母亲便会放开手脚大干一场。

在我童年和少年的记忆里,母亲所腌制的腊味以鱼类为主,毕竟我家就在长江的北岸,逶迤的皖河贯穿其中;同时父亲又是捕鱼的高手,家养的青草鲢鳊以及野生的鲤鲫鳊鳊,平时在餐桌上就屡见不鲜。腊鱼腌制的时间稍短,三五天即可,不过晾晒的方式有讲究,个体较大的青草鲢鳊,多将其切为两至三段,从背面穿上麻绳,挂在土墙的铁钉之上;个体较小的白条、鲫鱼、马口之类,直接将其摊在竹匾内,半天翻弄一回就行;鲫鱼和翘嘴的晾晒尤为特别,绝大多数是拿上一根筷子或者一节细竹,从眼部那儿直接插入,每根筷子或每节细竹可以插上六七条,两端再系上细绳,不论放在哪里晾晒都十分方便。

煦暖的冬日,阳光融融地照在身上,同时也赋予腊鱼别样的“关照”,

□散 文

在古城墙上散步

赵 阳

从上海回到古城,翌日一早,便迫不及待地翻身下床,来到古城墙上散步。

寿州古城的美景,确非浪得虚名。东门古城墙外的原野上,薄雾缥缈。极目处,天地相接,白云涌动,晨曦初露。天空蓝得炫目,纯净得令人窒息。城北部的八公山逶迤含黛,山脚的村庄和林木,隐现在一片绵绵白雾中,依次与护城河外的田野次第铺开,深浅不一,层次分明,体现出江淮大地初冬时节壮阔恬静而又生动丰富的大写意美。

城墙下的护城河,波澜不兴,平静如镜,氤氲的雾气轻轻缭绕,如诗如幻,宛如仙境。靠近东北角的墙脚下,自然生长着几簇楝树,落尽树叶的枝头超过城堞,枝头挂满嘟嘟噜噜的果实。旁边

的几株石榴树,比赛似的,叶子虽也已落尽,几颗干瘪的石榴,依然顽强地高擎在枝上。拐过墙角,正是“淝水之战”的古战场,护城河与淝水交汇,合二为一,水面宽阔,芳草萋萋,荻花似雪,古树傲立,流水无声。在一排老柳树下,一叶孤舟依偎岸边, 橹角栖息着一只鹭鹭,单腿挺立,另一只腿收缩于腹下羽毛中,双目微闭,人定了一般,与周边连绵的苇荻融为一体,倒映在水里,形成一幅造物主精心设计的人文佳景。

但墙内墙外两重天。城墙内侧的熙春公园,却呈现出一派五彩斑斓的火热景象, 与城外的静谧形成鲜明对比;绿水环绕的鹭岛上,林木森森,百鸟争鸣,盘旋空中,此起彼伏。春申塘的四周,羽衣甘蓝五颜六色,无论是亲水平台,抑

或栈桥回廊,晨练的居民和游客散布其间,或行或立,或群或分,或打拳或耍剑,或跳舞或观景,还有唧唧呀呀吊嗓子的。依水耸立的土山上下,乌桕一片彤红,银杏满树金黄,水杉棕褐相间,栾树紫灰掺揉,香樟浓绿欲滴;池塘边的垂柳依依袅袅,香蒲丛丛,荻花萧萧。时不时地,景观中又会闪现出一两块居民见缝插针开辟的菜地,上面种满了茼蒿、菠菜、葱蒜和寿州黄心乌。这些有意或无意的妆扮,让古城成了一块打翻七彩瓶的画布,这份浓郁,这份浪漫,这份充满人间烟火气的真实和美妙,只可意会,无法用语言来描述。

散步在古城墙上,还能感受到古城所独有的人情味。古城的居民,大都有早上遛弯的习惯,“十万人家共起居。”

□小小说

小兴安岭南麓,有个草丛生怪石嶙峋的沟塘,这里常有野狼出没,人称野狼沟。野狼沟往南三里,坐落着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子,俗称狼家村。

多年以来,狼家村百姓与狼一直和平相处,村里唯一的猎户狩猎时只打些野兔、山鸡,从不招惹野狼。野狼也挺懂规矩,从未伤害狼家村人和家畜。每年大雪封山,寒风凛冽时,以种地为生的村民大多在家里猫冬,猎户父子则扛着猎枪在野狼沟转悠。他们偶尔与野狼遭遇,双方都是熟视无睹的样子,绝不相互干扰。狼本是害怕猎枪的动物,但它们对猎户父子的猎枪,好像不屑一顾。

这年冬天,鹅毛大雪飘飞多日,山野白茫茫一片。真是“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空旷的林海雪原,很难见到一个生灵。

野 狼 嚎

郑继福

腊月里,狼家村突然发生狼患,村民的畜禽常常不翼而飞,雪地上留下的,是狼的蹄印。村民找到猎户父子,气冲冲说:狼若犯我,我必犯狼!既然狼心已变,再不能对它们心慈手软了!

父亲心存疑虑,保持着清醒头脑,半天未语。儿子血气方刚,早已按捺不住:真是欺人太甚,咱们绝不能等闲视之!

父亲磕磕烟灰这才开口:咱们已经与野狼毗邻多年,狼从未起过坏心。如今却一反常态,我想怕是事出有因。肯定是今年雪太大,野狼饥寒交迫,觅食困难啊!

儿子咬牙切齿说,非教训一下野狼不可,以防得寸进尺!第二天,他擅自持枪闯进狼家沟,钻进石洞找到了狼窝。

母亲觅食去了,窝里只剩下两只狼仔,骨瘦如柴。那圆溜溜的眼睛里,透露出强烈饥渴,不住地叫唤。儿子对此并

不同情,嘴角露出奸笑,麻利地把它们装进麻袋,带回家中。

父亲见状厉声呵斥:狼仔也没招惹你,把它们弄回来干啥?儿子理直气壮说:母债子还,让母狼尝尝失子之痛!父亲提醒道,母狼报复心极强,绝不会善罢甘休!

果然不出所料!那之后的每天夜里,母狼便在村口嚎叫,嚎叫声如泣如诉,骇人听闻,从夜阑人静,一直叫到鸡鸣星稀,让村民们惶恐不安,裹紧被子堵住双耳,仍然胆战心惊。

父亲便督促儿子:快把狼仔送回去吧,不然会惹来大祸的!儿子却满不在乎:狼还能无法无天?我偏不送,看它们有多大章程!

父亲发怒了,抡起棒子怒吼:你再把狼送回去,打断你的腿!

胳膊拧不过大腿,第二天蒙蒙亮,儿子便用麻袋把狼仔送回狼窝。之后,